

牲犧

譯元士查

行印局書華中

書 叢 藝 文 新

牲 犧

譯 元 士 查

1 9 3 0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再發行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再發行



新文藝叢書 犧牲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三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譯者 查士元

主編者 徐志摩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譯者序

犧牲的原名 *L'innocente*，是天真無瑕等意思。*Sacrifice* 是英譯後的改名。

作者丹農雪烏，(*D'Annunzio*) 是今日意大利文壇上的寵兒，是濃香迷人的南歐藝國之天子，是挖苦人情，摧殘感覺，暴露一切人間的惱苦，蹂躪靈域肉國的專制暴君。這一部犧牲，代表他的各方面，是和死之勝利 (*The Triumph of Death*) 幸福兒 (*The Child of Pleasure*) 同稱為薔薇小說的傑作。世間的膚淺假冒的道德觀念，使這一個作品受了微傷。英譯本受了官憲的檢閱後被刪較多；德文本則頗有許多使人驚呆咋舌的地方，也都活現的譯出。這裏雖仍免不了有幾處要割上比文字還淺顯明透的 × × × × × 的表號，但德文本中所保存，英文本中所被刪去的地方，則已差不多完全搬運了過來。微痕淺疤固不免，但難堪的傷創可

沒有了。這一點得特別一說。

作者的生平、思想和感情，六七年前晨報副刊上有徐志摩先生的詳盡的介紹。我也曾在報紙上說及。好在這裏就是作者自己的作品——犧牲的本身——來給我們介紹，不必我再多說費紙費時間。

但我得略略介紹這作品。在這部犧牲中，有詩、有音樂、有圖畫、也有自然的美情、人情的甜味，兒童的天國。這許多分子所結成的，乃是一個重大的 *Grand Passion*；人世間最殘忍的苦情，只有聖人只有神靈能充分忍受。我們的作者丹農雪烏，在那裏展施他的過人的生命力，浪費他的不倦的精神，用他的雄渾流暢的筆致，寫成了這一部十七萬言的小說。這裏面有靜妙幽深的夜鶯的獨唱，有蟋蟀的 *Chirp*，有燕子的科白。人情方面更有母親的溫厚的慈愛，小女兒的無知、活潑、和天真爛漫。裘利耶那教你們如何用情，如何施你們的愛。她的教訓是怎樣的嚴厲，怎樣的苦澀，怎樣的傷心，這些得由你們各自去領味。番特里各大概是托爾斯泰的理想的人範。現世上許多人所不知道享樂的人生，由他說教般的

訓導誘發。田野間的基督的喬白尼的微笑，更是一服苦口的百補的神藥。

至於主人公愛爾米，圖里，不容我介紹，由讀者自己去領會。他的地位，在暴怒狂飛的風濤中，是百般的冒險，真個的可怖。這一種難堪的忍受，有我們的作者來擔當；這一個費心血的描寫，有我們的作者的雄渾暢快的筆致來負責。

這一部小說，是我四月間在仙臺的愛岩山上，在地震狂風自然的震怒中着手翻的。現在好容易完成了，又得了出版的機會，我得感謝給我助力的朋友和書局。

士元記於仙臺

十八年十一月六日

犧牲

我能够到裁判官那里去這樣說嗎？「我犯了殺人罪；那個可愛的孩子，要是沒我去殺，要是我圖里愛爾米不出毒手，他總不致於死。我在我自己的家中，計劃了這一個犯罪。我以對於我自己所做的事的充分的意識，以平靜，精確和絕對的免疫性，實行了這計劃。從此一直到今天，——足足一個年間，我在自己的胸膛內，積疊着這一個秘密，便一直只是在自己家裏過日子。今天正當是我犯罪的週年日。我來到這里，把我的身子，全委之於你們的手中；請聽我所說的，給我下裁判罷。——我能去這樣訴說嗎？

我不能，我也不想。人間的裁判不能及到我的身上；地上的法庭不能對我下裁判。

但我在心中，想罪罰我自身——想自白的慾望是怎樣的強烈，我非把此事對誰直說了不可。

但是對誰？

一

便在這里開始我的伸訴。

四月的時候。我們——斐利耶娜和我，還有我們間所生的兩個女兒瑪利亞和娜達利亞——幾日前和我的母親一塊兒爲了過復活節，來到了她的廣大頹舊了的，在鄉間的名叫拉巴提奧拉的家裏，我們結婚以來，已經七年了。

那一回的復活節，——在我看來，真是宥恕，和平和愛的節日一樣的復活節；但是在那僧院一般白色的，沈浸在靜寂和紫丁香花的香味中的屋裏過了那復活節以來，又經過了三年，這時第二個女兒娜達利亞，宛然像一朵花，跳出了苞莢一般的，離出了幼孩的襁褓，抖着的在試他最初的步行。妻子斐利耶娜那抑沒在她的微笑中的悲哀，雖則已經明

現了出來，但她對我還是充滿着親熱的寬容。因為我在最初的重大的不忠實之後，便即刻悔悟着恭順的回到了她那里。我的母親，她不知道有那樣的事的發生，所以她依然用她自己的尊貴的手，在我們的牀上札上橄欖枝，又給注水在掛在牆壁上的小小的神聖的銀瓶裏。

但是那時和現在，其間的三個年頭，發生了真是怎樣多難的事件。到了最後，我和裘利耶那的破裂，成了不能再恢復了。我的壞事，也層出了。我以足足有上千數的各種殘酷的手段，沒後悔的，沒躊躇的，只被對於遊蕩的飢渴和情熱的急速的衝動，以及腐化了的心的淫蕩的好奇所追迫，便犯了對她的罪。我和她的兩個親戚發生了戀愛，我又和蒂萊薩，拉馥公然的在佛羅稜薩市過了幾個禮拜，又和她的丈夫假伯爵拉馥決鬥。因了這一件事，我的名譽壞到極點的敵手，出了種種醜事，被壓沒於嘲笑之中了。這些事，件件都被裘利耶那所知道；但她却昂然不發一語的隱忍着。

我們兩人之間，難得幾回交談起關於這問題。所談的又是極其短

簡。我在她面前，決不說半句假話；因為我相信完全明說了，反而會減少在這位生來便抱有寬大的恕心，又是溫和和高潔的婦人眼中，所見我的犯法的容量。

我又明明知道，她的知道我的知力的優越，和爲了我常常在她面前提出的關於多數人類在表面上所公認的道德上的教義問題的理論，她是寬恕着我的放浪。我相信她不會把我判作是普通人；我的這一個自信，減輕了不少我的良心上的負擔，我便在心中想：「她也是理解我的。我既不和平凡的俗衆一樣，對於人生又有不同的見解，所以我不能受他人所要來科罰我那般的法則的律制。對於多數者的意見，我可以不注意；我可以照我性格所命定的，絕對忠實的生活。」

這是因爲我自己所選定的，不單如此，我確信我的是極稀有的個性；我又自慢着，不論作什麼事，我的一舉一動上，確是附着光彩和傲氣。我矜誇着感受性的銳敏，同時對此也抱有興味，所以關於自制的是何等必要，我不能去了解。要我自己來抑制自己的欲望的一個表現或

一個表示，這便是在夢中我也不會打量過但是在此種微妙的感覺的底裏——我避着跟着我的生活狀態來的一切義務，一方面却打算享受一切利益；所以可說除了絕大的利己主義以外，我便什麼也沒有了。在事實上，我決定一些些的把舊來的自由收回。但我不欲用偽善，下流的欺騙，或虛偽那樣的方法；我願得了斐利耶那的許可纔如此做去。我把在他人當會隱飾了的我的目的的人在她面前也明說了。一遇到機會，我總是努力着我和斐莉耶那間結一個同胞般純真的友情的新契約。願她是我的妹妹，是我的最好的友人。

我的惟一的妹子康斯坦絲九歲的時候死了，她在我胸中留下了一個不能再填補的空虛去了。我常常起了激烈的悔念，回想起了這孩子的事。回想起她所有的柔美的愛的寶庫，竟連一回都不及給我的這孩子。——我想像她的這一個寶庫，會是任你汲也沒不盡的那般的。我對於這失去了的慰樂的泉源，竟致抱了神秘的悲傷，想作是死的不能收回。不知究竟我能在何處重找得一個妹子？

這充滿了愛情的憧憬，自然的移到了裘莉耶那方面。

她不願和其他女子爭奪我，擁抱時稍微的接近她也拒絕了。如今已是久了，所以我也便是在她身傍，竟連一根毛髮那麼的感覺的搖動也不感到了。便是她的氣息觸及我的頰上，便是看了她頸頭的小小的美極的黑子，我也能完全冷淡着。現在的她，究竟不能當作是以前在我的接吻的燃着一般的熱情之下，變成了蒼色將昏迷去的那時的她。

所以我把做阿哥的愛奉獻給她了。她也沉默着承受了去。她如此爲可悲的，那我更覺可悲。我們兩人的愛，永久葬進了什麼復活的希望都沒有了之中。恐怕兩人再也不會嘴唇相接的了，——決不會的了。我在我的粗大的利己主義上，我想着在她的心中，對於我抱了這一個難治好的悲傷，定會感激我的。她又會因此把此當作是失去了的愛的反映，以爲自己如今是得了償報，得了安慰了，我們也曾有過夢想着不單是我們的愛，即我們的情熱也會繼續到死——*Usque ad mortem*（一直到死的最後的一瞬）——的時代。我們還相信着這一種夢想。我

們不知談了幾回的那麼莊嚴玄幻的話——像什麼天長地久哩什麼此心不變哩！最後我們又用這肉的親和力，依了不知滿足的慾望的偉大的結紐，結住了我們兩人。我們堅信着這神秘的親和力。因為那不容易捉捕的「人種之精怪」他的唯一的目的，即新人的創造，由我們完成了之後，我們的感覺的敏銳，也還是不衰絲毫，所以我們便堅信了這親和力。

但是那夢是消逝了，情慾之炎也燒盡了。我的魂——我願立了誓的說——在那廢址上，真心的哭泣着。但是，但是——對於必然的自然現象，如何可以對抗？不可避的現象，如何能避了？

是這樣的情態，所以愛並不爲了我們的過失，是在自然的事情的刻薄的命運的手中死了的；所以我們能再去用了其他新的，和以前的一樣深遠而更高尙更不平凡的情操，重又一塊兒繼續我們的生活，這是真個的非常幸運。實際上，一個新的幻影繼續了舊的幻影，使我們之間可以成立不會污了的愛情的情緒和典雅的哀愁的交換。我們是受

着這樣的祝福。

但是實際上，這些柏拉圖式的修辭學，（這些玄妙可聽的話）是指些什麼的？指的單單不過是：「所謂犧牲者是可以含了微笑，去赴湯鑊之刑的」罷了。

這新的生活，——早已不是夫妻的生活，是兄妹的生活了。——明明白白的是築基礎在一種臆測之上的。爲了做妹子的絕對的自願放棄。我已恢復了充分的自由，我能去找尋我自己的神經所要求的那麼銳敏的感動。我也能忘了爲了其他女人沈迷了的我的自身。我能在家外過着我自己的生活，回來時不能找出等待着我的「妹子。」我也能在房間內，找出她的深思所留下的許多痕跡。——我的桌子上有她親手束起來的薔薇花，我的周圍是格萊司（希臘女神）在孤獨中所愛的棲家的秩序和幽雅和沒污濁的光明。在我看來，這些真是怎樣可羨的狀態。她爲了我，甘願犧牲了她的青春和美；她把在她純潔溫和的額上，受得的一個單單是感謝的，幾乎全是宗教的熱誠的接吻，作爲她

應得的返禮而滿足。那樣的幾乎可說是無價的真珠般的婦人，又能在什麼地方重見。

我的感謝，有時成了充滿了無數微妙的愛情的注意而表現出來那麼的熱誠。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做阿哥，可說是最好的阿哥了。到不論什麼外地去時，我總寫給裘莉耶那充滿了溫和的哀愁的長信。我又常常把寫給以前的情婦的信同時擲進郵筒中。我的情婦看了此等信，也早已不能比在我的追憶死去的妹子康斯妲絲的熱誠以上的，燒起她的妬情。

這也不說。我的心雖說已被我自身的個人的經驗所奪去，但我們不能完全摈斥常在我心中抬頭的某種疑問。在裘莉耶那，爲了要能繼續她的沒前例的自己犧牲的形式，她總得以超人之愛愛着我。所以她既這樣愛着我，若我不能當她妹子以上時，則她的胸中，確是不得不抱致命的絕望的，並會感到一種悔恨的心痛。爲了別種輕浮不潔的愛，竟能把抱有那麼的真純的心，有那麼的勇氣，又那麼的在哀切中還微

笑着的女人作犧牲，這種男子，不是真個的畜生嗎？

我還記得，（那時我的放浪，現在看來，只有吃驚。）我爲了要抹殺我自己的良心所提出的論證中，我還記得下面這一段是我所最得意的。便是：道德上的偉大，必須是能戰勝劇烈的悲哀的結果，所以她如果要達到這樣的英雄氣慨的頂點，她得受過我所給她的苦痛，這也是必要的過程。

但是我終也來了不得不注意她的不單是精神，連肉體也苦痛着的時候。我見了她生來帶蒼灰的白色愈顯著了，在那里常常混進了鉛色了。不只此，我又在她的臉上，發見了被抑沒了的她的苦痛的痙攣，我就吃了驚。還不只此哩，她在我面前，從頭頂邊起，一直到爪尖都在顫震，好似忽然害了瘡一般的，牙齒也在格格作響的，她被劇烈的戰慄所襲住。有一個晚上，我從遠遠的房裏，聽到了好像貫澈了肺腑般的叫聲。我着了急去看。發見了她憑着衣厨，臉上的筋肉都吊起，像服了毒一般，苦痛的抓着。她把手伸向我這里來，抓住了我的手，用了萬斤之力抓住了了

我：

「圖里，圖里，怕啊，怕啊——」的叫。

她把自己的臉，移近到了我的臉邊，她的睜大了的眼睛，遮住了我的凝視，返把我靜靜的凝視着。這時一刻刻都在迫近的夕陽的薄光中，她的眼我看來真是特別的大。在那大的眼中，我看見有她的無名的苦痛像波一般通過。她的固定的難熬的凝視，忽然在我的心裏喚起了厲害的恐怖。

已經入晚了。室內充滿了陰影，開放了的窗帷，被微風吹着，撲撲的在搖動。一支蠟燭燃着在照身鏡面前的桌上。我不知怎的，窗帷撲撲的搖動，鏡中映出來的蠟燭的火影，像著了物怪的蕩着——一切事在我心裏，都似有不吉的意思。我便加上了一種不能明說的恐怖；一會中毒的念頭，便在我的心頭閃過。同時她重又叫了起來。即刻好似起了陣痛，忘了自己，狂人一般的把自己的身子向我胸頭投過來。

「啊，圖里，圖里，救救啊，救救救我啊！」